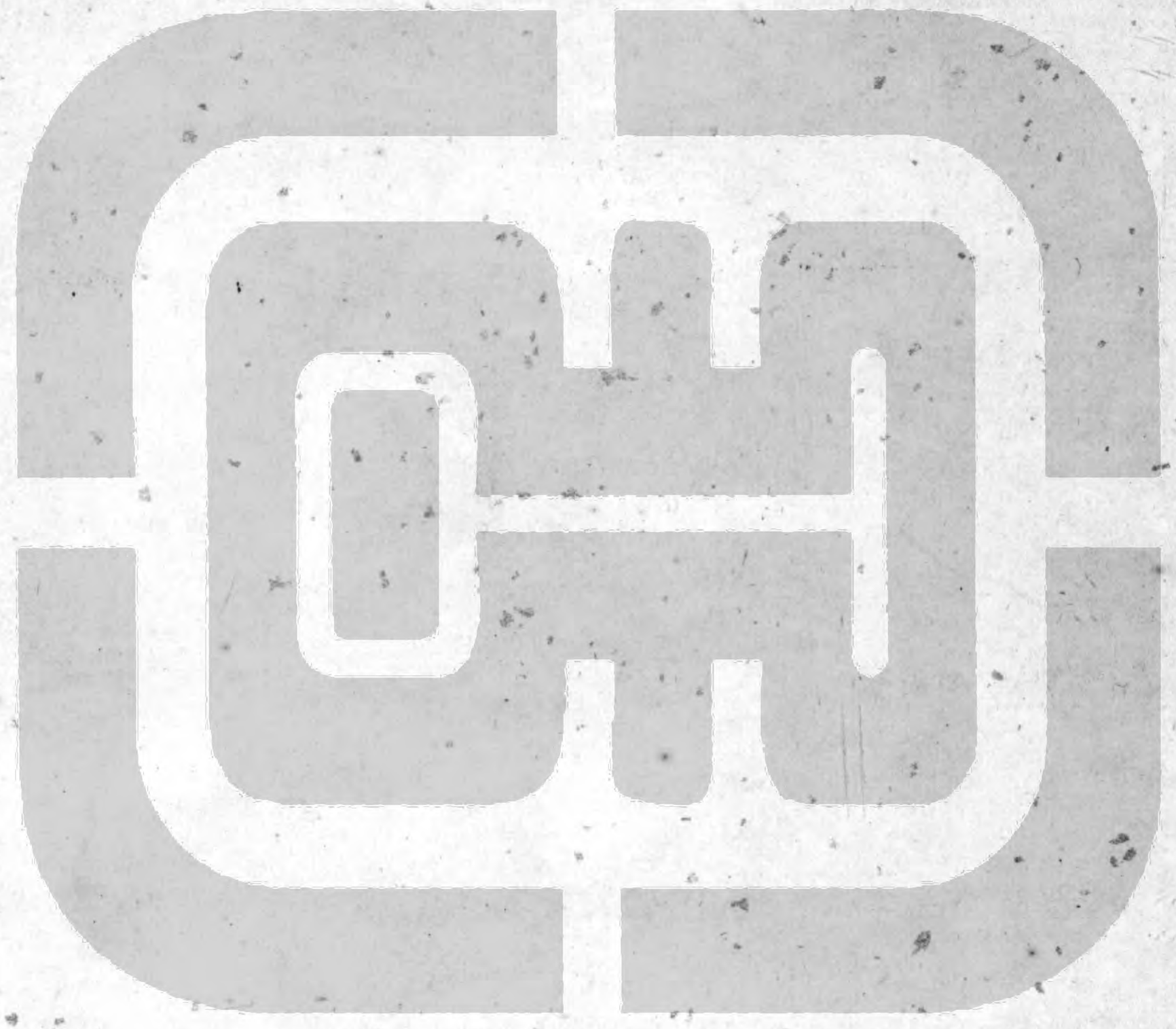

損首半葉

此以下五十葉首

文選卷四十九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漢書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干令升晉紀總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范蔚宗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恩幸傳論一首

史論下

以下五十九葉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成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

宋本連篇目故云此目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爲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爲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爲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青姊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輒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爲馬監斯亦囊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爲侍御史上問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罷質直則汲黯卜式黯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將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蔡人至中大夫蔡音郜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皐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媟瀆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洛下閎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

有落下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爲協律都尉有落下閎計爲侍中**協律則李延年**

奉使則張騫蘇武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

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

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爲侍中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

而薰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薰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爲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卿宣帝即位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爲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爲楊州刺史宣帝以爲潁川太守又曰王成龔遂字少卿宣帝時有聲宣帝最先得之又曰鄭弘字稚卿爲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爲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爲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于令升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俟天休命**尚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故**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告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一民也**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爲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爲丞相命高祖爲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王位爲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爲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歷宛豫州刺史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爲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爲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襲王陵于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玄豐亂內欽誕寇外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羕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氣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故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蜀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出跪而推轂

此爻有脫宋本亦然

肆策

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寸重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爲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山之岡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天府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于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爲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尚書等咸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左氏傳晉饑秦輸之

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鞌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時江湘來同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今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紀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自然邕邕胡廣謂曰餘糧棲乎畝故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者如親其賈之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伐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爲庶人居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于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諧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

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賜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從以令曾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太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表曰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爲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曰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仆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于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都民丘沈爲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米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爲資清淨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 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 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 愛惡相攻利害相奪 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 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 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 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 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 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 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 後漢書昌朱浮宣國威靈審示禍福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 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 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鶡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 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 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 論語子張曰士見危授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 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烝民乃

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胎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弃改封於邰號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糧糇糧于橐託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爲狄人所迫逐不忍鬬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也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耆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詩行葦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僅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爲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申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不窋前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潛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見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戶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曹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一之老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于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羣俗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爲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居正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當官者以挈空爲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表曰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

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堪尋文譁察目以蘭薰之器是以目三公以蕭机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于寶晉紀云言君臣上之議虛談也蕭机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redacted]過王隱晉書傅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共嘆歎以為灰塵而相訴火侯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訴病也說文曰訴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曜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安主曰試官不讓賢子宣者崇讓而黃之省于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

○元案順帝紀中元二年詔書曰頃年頗復

雍滯少府劉寶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頌字子眞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于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駮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其婦女茹櫛織紝女金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纚紝見下句未嘗知女工絲枲胥里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女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甍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于寶晉紀

曰阮籍宏遠曠達居喪不飾常檢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于寶晉紀曰賈充嚮象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五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答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于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獷厲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于寶晉紀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剋已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郜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

一也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于寶晉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則其虛名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爲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爲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趙王倫既殺賈后帝詔謚適爲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藩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乂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而

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于寶晉惠紀曰昭豫章王熾爲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卽位崩謚曰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卽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敞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爲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爲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方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口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聿修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必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詩儆（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頃虞虞息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微諸侯以強弱）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遷屯（五子齊武孟等家嗣晉太子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鄭玄曰兮衣黑而黃裏諭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失稽（孔安國尚書傳曰稽理也力之切）高祖惟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傅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御幃帟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恒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掖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麗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備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閫內言不出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

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炟丁達切恩隆好合遂忘濡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器也唯秦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芋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萇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圄犴岸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閉宮中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湮滅連踵傾輈繼路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胤商貨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稽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詩曰宜犴宜獄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四十九 自此卷至六十卷殘宋本有十二月初五日校 洞賓

文選卷五十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史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爲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議者多非光武不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爲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爲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高祖爲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

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因執韓彭菹醢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月餘反抱關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眾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則進退相仍故云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收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也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懷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識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顗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明帝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

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先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爲衛尉又曰阜茂字子康南陽人爲密令世祖卽位以茂爲太傅

宦者傳論

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爲傳論

范蔚宗

合三十一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衛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爲中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及關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郤畏偪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鞮爲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爲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爲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節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爲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故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丞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爲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恩輔斯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蔡邕曰禁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太長秩封鄭鄉侯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貴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

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論朱穆曰今權宦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宇和平之隆祚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宮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爲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爲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貝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嚙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武原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所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闥校乘兎園賦曰高冠扁焉曰天子長劒閒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刻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四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馬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纖羅垂霧縠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寵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墻音墻漢書曰初爰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媵也仲長子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朔曰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佞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侈丽杜檻衣以綈錦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衒達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罪以口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令合之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劉騶騶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擒迪詩曰讒言緣間而起雖忠良懷憤時或憤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尚書曰予則孥戮汝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長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寶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寵怨協羣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九國之服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爲羣英之表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寶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爲皇后爲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驤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袁紹龔行苛夷無餘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勸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驤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寵鼎魏武曹操也寵鼎國之寶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文昏弱謂桓帝也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曰寧王遺我大寶寵紹天明命左氏傳曰孫滿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聘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逃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巳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巳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然覩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今雖遇三黜終不歿分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辛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巳知也巳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蠅蛻稅蛻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二十日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夜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植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尚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羅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

相望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若辭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辭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天台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孰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裹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羣與卿相等列東廣微補亾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

中字易二行位異稍

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帝含好德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就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烏獸其者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雄子雲班孟堅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其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也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班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摽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百家之言飈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

繼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合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遂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委委猶積也雲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泥浮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孫綽子曰壯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有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道之所由遒麗之辭無聞焉耳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興會情趣所會也鄭玄禮記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並方軌前秀

德經陸氏釋文可孤道字安添也宋孝王之極是

垂範後昆（尚書曰垂法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榷爲此歌）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文賦曰暢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成以爲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迥首望長安）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荊涉陽侯詩曰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並直舉胸情非傷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小字另行接位四

書論易

恩倖傳論

（雜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無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莊子曰天下盡苑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爲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案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刻鼎而食）明敭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明敭仄陋）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六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爲牛豎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爲常侍郎后奏泰階之事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嘗辭小遺）

殿上詔免爲庶人復爲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愧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君縣緣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爲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子不居賤職庶族不跨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 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 州都郡正以才品人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爲輩自州置州都而總其義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爲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 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皆同下科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圉臣僕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

役賤士庶之科較古學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烏到絕楚辭曰豈不欝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狎習也 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秦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 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維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看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日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鈇鉞瘡痏搆於牀笫側里之曲西京賦曰所惡或創

殺　乃　網

殆左氏傳趙孟曰牀笫之服晃乘軒出於言矣之下左氏傳魏太子謂渾良夫曰服晃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毛來悉方艚徂刀素練丹魄至皆兼兩音亮北毛猓貂之屬艚船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曰以外戚晉氏政寬人性至豪險又曰石崇貪而好利官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於盛衰權倖之徒慴憚下迹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權於下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寶命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祖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爾雅曰纂繼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勉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綱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綱以喻綱綱無綱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反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粤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違跋扈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尚書曰湯矢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乘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乎忿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爲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乂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恭行天罰

姓英

赫赫明明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閭閻忿趙朝政在王閭閻閭門之內也門內忿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也炎炎燎事火光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疑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住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越亦狗盜英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言義曰丹正也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為齊王後楚王黥布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綰自同閈胡昌鎮我北疆應劭曰閈音奸南楚汝沛名昌里門曰閈綰為燕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亂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平世衰也曾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九縣颰廻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巡德布精上為衆星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問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沈機先物深略緯文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蘇雲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狗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沒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嚮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鋋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白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宜室火輒隨之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為燕王代郡燕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鹽鐵論曰秦金

斬日戍虜

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基之謀 明明廟謀赳赳雄斷廟謀廟算也楊雄連珠曰人謀兼聰獨斷聖王之法也 於烏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基之謀 赫有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五月朔校

文選卷五十終 初六日校閱賞

文選卷五十一

論上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論

過秦論一首

賈誼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崤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海內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衡文穎曰關西爲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文穎曰關東爲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爲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納爲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

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楚此之謂內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章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質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伐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干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雎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厲燕子爲謝遂委質爲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名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爲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爲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

山也史記曰遁巡遁逃秦無亡失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爲箭鏑也於是散從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浦木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爲短曰敲長曰朴說文曰敲擊也苦交切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爲已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速富

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鍉箭足也鄧展曰鍉是打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鍉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鍉音的鍉或爲提鐻音巨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服虔曰斷華山爲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爲樞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氓字氓人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聶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坤蒼曰揭立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

從莊子曰今使民日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方言曰羸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巨巾不銛息鹽於鉤戟長鍛所介也孟康曰耰鋤柄也張晏曰矜音槿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耰音憂槿巨巾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鍛鈹有鐔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曰謫文尼切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圍也下結切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爾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說之道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下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

而字衍漢書無

也

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摘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鄙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諭喻況子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喻喻和悅之貌也孝經鈎命決曰驩忻愉懽喻喻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得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褱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敬貌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

於渭之陽以見文王（晉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下田史扁爲卜曰干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齊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爲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時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文王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甘露既降芝草萌芽（禮記曰天降甘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避也於是欲類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蝱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蝱嗜膚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文子曰蝱與鱉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鹽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鬱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鬱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晉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于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

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覩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妖也衣之以皮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姆毋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嫪子奢莫之嫌也嫫姆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辭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青雲故鷹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輢王雞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輢者轅端橫木以縛軛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

折不失節禮記曰彈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紀人不識寡見尠聞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喻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文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行倉唐至曰此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知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傅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衍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砆夫凡人視之怏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頻玉張揮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曰怏忽忘也怏他沒切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鍊金也金百鍊不柔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瓜並切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書曰廸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廸道也孚信也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

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背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大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宦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麗江眉耆之老麗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爲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義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明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處把握而却睿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荊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跽膝行流涕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汗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今泥鰌也鰌似立切鱣且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鱣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也鰌鱣並逃九罭域不以爲虛爾雅曰鰌鱣郭璞曰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義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繒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一客雖窒計沮孥與議何傷言一客雖於計窒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窒塞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

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乎鼓鏗苦耕鏘七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郤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蜉蝣由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佐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夏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力也傳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

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二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齊相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晉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娛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勾踐有種蠡渫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

叔孫宋本已誤當[illegible]

忠

略

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政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止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王死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爲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爲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於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甫匍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

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察平則治道微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宣紀曰池禁未御幸者假與貧人疏繇役振乏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算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之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絰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裸匿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恩及飛鳥惠及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制大理峻法廣雅曰峻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峻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狠摯虎攫懷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

臨莅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忿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忿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忿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燿暉洪洞朗天（宣紀曰鳳皇集象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錯或降祭天或登祭地）鳳凰來儀翼翼邑邑羣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象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邑邑和也又曰邑邑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北郡國壤成賦中邦）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鈐曰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芳誅）周公受秬鬯而

鬼方臣（周公受秬鬯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國名）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民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毛詩曰四時百蠻）天性憍蹇習俗桀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憍傲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鞏馬播種則扞絃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且切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郭）刈則顛倒殪（伊計）仆（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為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儉狁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

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史紀曰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顏燋齒梟鵰閑翦髮黥首文身裸方果袒徒旦之國編結謂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亦刻其面盡沮顏也燋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盖梟鵰也黥首盖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泉中是以刺史感懣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黔不明也烏感切敬遵所聞未勉殫焉於是二客醉承仁義飽承盛德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嘉慶乙卯十月十七日食時校第十七本畢

文選卷五十一終

初七日校至此 向賓